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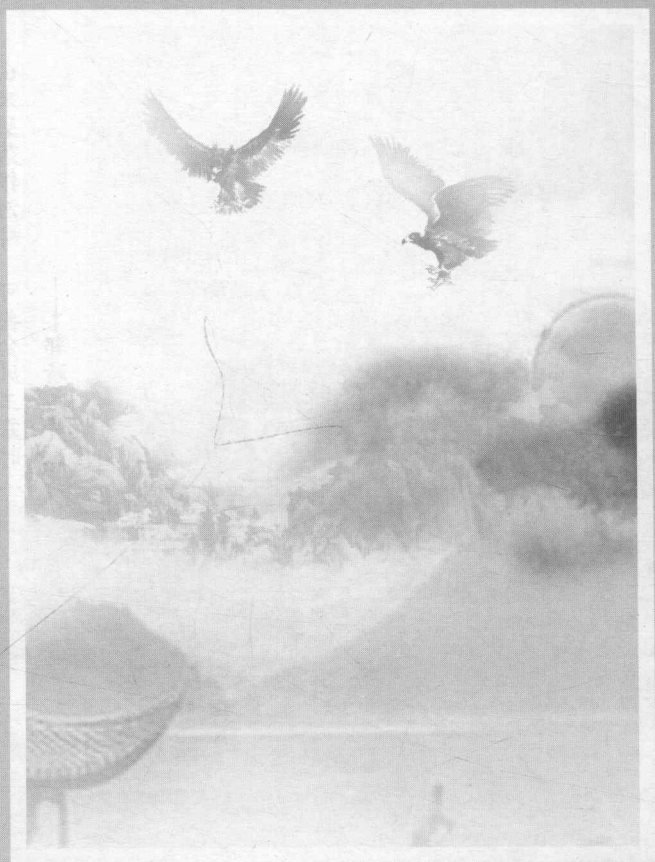
上篇

第一章：

由来碧落银河畔，
可要金风玉露时

——郭靖与黄蓉





在武侠小说中描写动人的爱情,是金庸先生的特长,以致于不少人把《射雕》看作郭靖与黄蓉的爱情传奇。

“简单可能比复杂更难做到:你必须努力厘清思路,从而使其变得简单,但最终这是值得的,因为一旦你做到了,便可以创造奇迹。”乔布斯的这段话或可描述郭靖的一生。郭靖与《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类似,乍一接触缺根弦,日积月累后劲儿足,面对困境有勇气,对于理想有信念,甘做别人眼中的“傻子”,最终令人大跌眼镜。

“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乔布斯的这句话又可以概括黄蓉打破世俗界限追随郭靖的情感历程。黄蓉古灵精怪,在郭靖的感染与带动下步入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之路,她在人生境界提升的主动性上滞后于郭靖,这与她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

郭靖从小没有父亲,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必然会在社会交往、理想抱负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问题。母亲李萍也好,师父哲别也好,江南七怪也好,铁木真也好,拖雷也好,华筝也好,都不能替代郭靖父亲的角色。郭靖的先天不足强化了他的僵化与刻板,黄蓉的伶俐活泼和独立自主刚好可以弥补并感染郭靖,两人都可算得上是对方进入社会后掘到的第一桶金。

一、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

“靖”字有平安、安静之意，还有平定和恭敬之意，郭靖名副其实。“芙蓉”是美丽的花朵，黄蓉亦人如其名。

金庸先生的表哥徐志摩曾写过一首诗叫《偶然》，起头这样写道：“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用来形容黄蓉与郭靖的偶遇同样贴切，诗的下一句却又与郭黄的情事发展相反：两人既欢喜，又讶异，最终还找到了共同的方向。

郭靖与黄蓉相遇的时机最为重要：一个是从蒙古大漠初次进入中原的少年，一个是从浙江沿海的桃花岛离家出走的少女，都是第一次进入社会展开一场孤独之旅。羁旅刺激他俩产生偶遇一个人来改变自己孤独现状的念头。

彼时的郭靖，十八岁，已被成吉思汗封为千夫长，与诸多功臣名将并列，且贵为金刀驸马，是堂堂蒙古大漠首领的准女婿。他带着成吉思汗赏赐的十斤黄金作盘缠，身披拖雷赠送的名贵貂裘，骑着汗血宝马，拉风地步入江湖。但是郭靖不知道自己其实“很厉害”，请大家注意：这点很重要，尤其对于黄蓉而言。

彼时的黄蓉，十五六岁，是一代宗师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独生女，负气离家出走，浪迹江湖。明明一朵白富美，偏偏要装扮成衣衫褴褛、身材瘦削的流浪少年，头上歪戴着一顶黑黝黝的破皮帽，脸上手上全是黑煤，早已瞧不出本来面目，只有两排晶晶发亮的雪白细牙与甚是灵动的眼珠可看出她的出身与天性。黄蓉的扮丑源于她很清楚自己的资本和资源，还请大家注意：这一

点也很重要，尤其对于她选择郭靖而言。

郭靖招呼黄蓉：“你也来吃，好吗？”黄蓉笑道：“好，我一个人闷得无聊，正想找伴儿。”黄蓉问郭靖：“任我吃多少，你都做东吗？”郭靖答道：“当然，当然。”这就是两人之间最早的对话。貂裘宝马的少年主动邀请衣衫褴褛的“小叫花”吃饭，不是客套，而是满满的善意和淳朴；浪迹已久的黄蓉刚好“闷得无聊，正想找伴儿”，褴褛之下掩饰的是渴望。吃饭时的交流，黄蓉竟感到了生平未有之喜，口齿笨拙的郭靖竟然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

“渴时一滴如甘露”，郭靖把貂裘宝马全部爽快地赠予了黄蓉，又把身上财物的一半以上也都给了黄蓉或花在了黄蓉身上，还痴立到黄蓉与红马的身形在转角处消失。他对黄蓉的念念不忘可从一个极小的细节中管窥：当晚投宿客店，忽听有敲门声，“郭靖心中一喜，只道是黄蓉”。少年郭靖此刻的“一喜”是他白天与黄蓉别离后一直念念不忘的单纯反应。热恋过的人都知道，与爱人刚别离，心里即生想念，如若此刻口袋里的手机响起，第一反应往往认为是对方打来的电话。

江湖险恶，人心叵测，真诚是珍稀的。初次相遇便慷慨地摆酒席、馈黄金、赠貂裘、送爱马，这些豪阔的出手让人吃惊，聪明如黄蓉这般的女子眼中看到的并非财物，而是看到自己天大的运气——遇到了一个天大的好人，一个拥有蒙古草原般辽阔胸襟的男子，一个可以让自己终身相许并不离不弃的对象。此种运气岂有不珍惜、不抓住之理？黄蓉敏锐地判定郭靖是一支潜力股，他具备的成功潜质也正是马斯洛列为自我实现者的人格特征之一——对人自发、坦率和真实。在人际交往中，自我实现者具有流露自己真实感情的倾向，他们不会装假或做作，他们的

行为坦诚、自然。

此时，郭靖不知黄蓉是女，但黄蓉知道郭靖是男，两人之间异性相吸的感情必始于黄蓉。

俗话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嫌贫爱富，贪财好色，趋炎附势，乃常见世情。如果黄蓉显露如花美貌、鲜衣怒马、呼风唤雨，引来的或许是狂蜂浪蝶，而非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可靠伴侣。金庸先生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待人处世贵在真诚。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真诚地对待别人。对人不要虚假，不要欺骗。”与金庸先生有过深交的新派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则认为：“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文如其人，故事往往就是来自现实生活。

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讲过：“爱情是有补偿作用的，常常你喜欢一个人，他和你的个性却有很大不同，像黄蓉如此聪明伶俐，看到郭靖如此诚实，会感受到彼此性格的可贵。”如果说黄蓉初遇慷慨善良的郭靖，因感动而萌生喜欢之情，那郭靖为何会对黄蓉产生喜欢之情就值得玩味了。虽然黄蓉的唇齿、眼眸、颈子都显现出她或许并非只是一个小叫花，但对郭靖而言毕竟只是萍水相逢的路人；虽然黄蓉的家乡口音让郭靖感到亲切，但也不至于达到倾尽所有以表感动的地步。我们只能说可怜的郭靖从小就没遇到过能勾起自己倾诉欲望的好朋友，加之善良、乐于助人的天性和对财物缺乏社会意义上的概念，让他对惹人怜爱的“小叫花”产生独特而专注的喜爱。这种感情，此刻肯定不是爱情。

黄蓉一路暗中跟随郭靖（大家注意，黄蓉是特别喜欢暗中跟随郭靖的，书中后面还有两次类似情形，就像是他俩一生的关系模式另外一面的表现），郭靖一直记挂黄蓉，两人重逢在

中都。

杨康手下的人给王处一送来的点心，郭靖心想：“黄蓉贤弟爱吃精致点心，我多留些给他。”他跟王处一去赵王府前，临出门又奔回店里，“拣了四块点心，用手帕包好了放在怀内，又再奔出”。等他在赵王府中经过一番险境，再到城外湖上见到黄蓉时，点心压得或扁或烂。郭靖红了脸要扔掉，黄蓉伸手接过去道：“我爱吃。”她把一块点心放在口里吃起来，眼圈渐红，眼眶中慢慢充了泪水。黄蓉道：“我生下来就没了妈，从没有谁这样记着我过……”她取出一块洁白的手帕，郭靖以为她要擦拭泪水，哪知她把几块压烂了的点心细心包好，放在怀里，回眸一笑，道：“我慢慢地吃。”

黄蓉在乎的显然不是这几块碎点心，而是点心后面的一颗朴实真诚的心啊！心里惦记一个人，记得最清楚的往往是这个人的微小喜好。郭靖不是为了迎合和讨好，只是把一个人放在心里，自然，不刻意。

马斯洛认为，当人的低层次需求被满足之后，会转而寻求实现更高层次的需要，追求真、善、美，追求高峰体验则代表了人的这种最佳状态。郭靖与黄蓉从初识的物质关系之外，延伸出了更高的需求。这印证了感情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物质的支持，但感情又往往跟物质之间产生此消彼长的关系。

郭靖的善，郭靖的真，郭靖的慷慨，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黄蓉的生理需求（此处仅指吃穿用）、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认知需求，同时，也使得郭靖自己飞抵审美需求的层次。

“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黄蓉第一次以姑娘形象出现在郭靖面前：“水声响动，一叶扁舟从树丛中飘了出来。只见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长发披肩，全身白衣，头发上

束了条金带，白雪一映，更是灿然生光。郭靖见这少女一身装束犹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荡近，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比，容色绝丽，不可逼视。郭靖只觉耀眼生花，不敢再看，转开了头，缓缓退开几步。”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就是“蓉”字的来历，即古人所吟的“花乃美人之别号”。

郭靖赞叹：“好看极啦，真像我们雪山顶上的仙女一般。”黄蓉笑道：“那么你见了我不发痴？”郭靖的脸就红了，说了句：“咱们是好朋友，那不同的。”此刻郭靖从“黄贤弟”改口叫“蓉儿”了。郭靖的惊叹可见他在蒙古大漠是没有见过黄蓉这种俏丽俊秀的江南女子了，黄蓉女妆出场完胜所有大漠女汉子（主要指华筝）。

黄蓉难得一本正经地说：“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好，不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好看还是丑八怪。我穿这样的衣服，谁都会对我讨好，那有甚么希罕？我做小叫化的时候你对我好，那才是真好。”小小年纪的黄蓉居然道出了爱的真谛：爱与性别无关，与外貌无关，与金钱无关，爱就是爱。打个不准确的比喻，黄蓉的父亲黄药师起码也得是江湖里的王爷级别的大人物，而且还是品位接近极致的奇男子。郭靖想超越这样一个人物，就不能以卵击石，只能出奇制胜，也就是“我有敌无”，郭靖居然就走了狗屎运，在其他人眼中的缺点居然成了黄蓉最在乎的气质与魅力。

书中后面又提过一次郭靖心里对黄蓉美貌的感触：“妈妈从前给我讲故事，说东海里有座仙山，山上有许多仙女……有甚么仙女比蓉儿还美？”那时两人再登桃花岛，郭靖答应抛开世事纷扰，永伴黄蓉，黄蓉心喜至极。“长袖轻举，就在花树底下舞蹈起来。但见她转头时金环耀日，起臂处白衣凌风，到后来越舞

越急，又不时伸手去摇动身边花树，树上花瓣乱落，红花、白花、黄花、紫花，如一只只蝴蝶般绕着她身子转动，好看煞人。”

“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黄蓉之美，还可以以其他人物的视角侧面印证：韩小莹第一次见到黄蓉“白衣胜雪，丰姿绰约，心中暗暗称奇”；瑛姑见黄蓉“肌肤胜雪，眉目如画”，自己当年“容颜最盛之时，也远不及她美貌”；《神雕侠侣》里“黄蓉与小龙女其实难分上下”，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黄蓉已是中年。如果说韩小莹的美带有一股江湖儿女的英气的话，年轻的瑛姑肯定是美得令人心动，小龙女的美更是冰清脱俗，而这些美人的容貌都没有在黄蓉之上。

当自己的美貌得到了郭靖真心的赞美时，黄蓉欢喜地给郭靖唱了一首辛弃疾的曲。郭靖一个字一个字地听着，他于词义全然不解，但清音娇柔，低回婉转，听着不自禁心摇神驰，意酣魂醉。这一番缠绵温存的光景，是他出世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黄蓉征服郭靖的是她自己的本色——她的美浑然天成，她的家学塑造的气质卓越不凡，而这一切都是郭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现场的郭靖目瞪口呆的花痴样。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眼见暮色四合，渐渐的白雪、湖水、梅花都化成了朦朦胧胧的一片，黄蓉慢慢伸出手去，握住了郭靖的手掌，低声道：‘现今我甚么都不怕啦。’郭靖道：‘怎么？’黄蓉道：‘就算爸爸不要我，你也会要我跟着你的，是不是？’郭靖道：‘那当然。蓉儿，我跟你在一起，真是……真是……真是欢喜。’黄蓉轻轻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人握着手不

再说话。”幸福来得太猛烈，对于郭靖而言像是一场甜美的梦，美得冒泡泡。

黄蓉在表达爱意上比郭靖主动得多，当郭靖不让她跟自己去赵王府受险给王处一找药时，黄蓉道：“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吗？”不擅表达的郭靖“心中一震，不觉感激、爱惜、狂喜、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上心头，突然间勇气百倍”。黄蓉投掷出的爱情炸药，收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响效果。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郭靖与黄蓉初遇的桥段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类似。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游学，途中遇到会稽来的同学梁山伯，两人相偕同行。同窗三年，感情深厚，但梁山伯始终不知祝英台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中断学业返回家乡，梁山伯到上虞拜访祝英台时，才知道三年同窗的好友竟是女红妆。郭黄的初遇，黄蓉女扮男装；梁祝的相识，祝英台女扮男装。两个故事都是在男性发现女性的真实身份后，爱情得以确定。梁祝故事的发生地也在浙江，想来也是金庸先生耳熟能详的。

郭靖与黄蓉相遇的偶然因素非常明显，诸多的“刚好”促成一段姻缘。黄蓉追求的是无条件的爱，郭靖对人则是无条件的好；黄蓉追求的是忠厚持久的爱，郭靖的秉性正是如此；从小生于民风彪悍的大漠的郭靖，内心实际上渴望柔情似水，黄蓉恰恰细腻多情……这些“刚好”如马斯洛所言：“只有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行为，满足了的需要不能充当激励工具。”郭靖和黄蓉能够彼此满足，从而被对方激励出更多的爱的动力。

黄蓉先爱上郭靖，最重要的是郭靖无私的“给”，即弗洛姆所说的：“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通

过“给”才能体验到自身的力量，从而感受到自己的朝气蓬勃，同时还欢喜万分。“给”比“得”带来更多的愉快，这并非把“给”看作是一种奉献和牺牲，而是通过“给”表现自身的生命力。先是郭靖“给”，然后黄蓉投桃报李的“给”，原本扮演小叫花子的她“给”郭靖的是欢乐、机智、幽默、知识和忧伤，简而言之，她把自己饱满的生命力都“给”了郭靖。

郭靖和黄蓉通过“给”，丰富了对方的存在，也提升了自身的存在感。郭靖和黄蓉的“给”并不是为了“得”，恰恰是这样的“给”，唤起两人间某种情愫的生命力和活力，双方都因为唤醒了内心的这种生命力而充满快乐。反观现实男女恋爱，最大的烦恼之一是“欲而不得”，总是希望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一旦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心里就倍感失落与悲伤。

二、一种相思生两样慧根

（一）聪颖与笃钝的互补

黄蓉家学深厚，学识广博，心灵手巧。无论是在赵王府戏弄群凶、荒岛智斗欧阳克与欧阳锋，还是偶遇陆乘风等人并引为艺术上的知己；无论是她施展厨艺以换七公传授降龙十八掌给情郎，还是她识破裘千尺的鬼把戏和杨康的真实意图，黄蓉都展现了卓绝的机巧与智慧。黄蓉完全可以“拼爹”或者“拼颜值”，但是为了爱情、为了情郎，她竭尽全力面对各种挑战，经历了许多

坎坷,也就是经历了人们常说的那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亏”。

机敏的人往往敏感且多疑,对伪饰和圆滑心有抵触,黄蓉即如此。因此,郭靖的木讷与驽钝便成了他爱情走运的关键点;也正是从这点看出黄蓉不仅仅只有小聪明,她清楚地知道——勤能补拙,不能补德。

金庸先生在接受严家炎教授的访谈时讲:“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这种说法与他曾经讲过的一句话相一致:“我比较喜欢外表看起来傻傻其实很聪明那一型的,我不喜欢张扬招摇的男人。”郭靖是一个带有金庸先生自己喜好色彩的类型角色,金庸先生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代入感很强,而黄蓉这样一个女子能够钟情于郭靖也自有她的逻辑。

“倾财足以聚人,量宽足以得人,律己足以服人,身先足以率人”,这说的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中的为人处事原则。因为郭靖“倾财”才“聚”到了黄蓉,因为郭靖“量宽”才让黄蓉“服”,因为郭靖“身先”才能“率”黄蓉共守襄阳城。“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世风之狡诈多端,到底忠厚人颠扑不破。”

现在的年轻人动辄说“我爸是xxx”“我认识xxx”,看看郭靖吧,那可是成吉思汗手下名将、北丐洪七公的徒儿、中神通周伯通的拜把兄弟、黄药师的准女婿,但他从没利用过这些身份沽名钓誉、恃强凌弱。郭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就是这样一个最没有武学天赋的人,经过后天努力,居然得到了最多的



高手指点和传授，并练就了天下最厉害的功夫，还得到了最漂亮、最聪明的女人青睐，而这个女人果真聪明得没有看走眼。

（二）智慧到底是什么？

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我们先从“小”说起。黄蓉的智慧，人人看得见，她自己也很清楚，总体运用得恰如其分，偶尔的“过度”也并没有招致太多的反感和憎恶。关于黄蓉智慧的正面描述，贯穿全书，对于她机巧的负面细节我们倒是可以细细揣摩。

黄蓉对穆念慈的提防可以理解。黄蓉是公认的美人，她自然对其他美人充满好奇心，更何况是穆念慈这个由郭靖师长为郭靖指定为妻的美女。就如书中写的那样：“凡是女子听说哪一个女人美貌，若不亲眼见上一见，可比甚么都难过，如果自己是美丽女人，那是更加非去看一看、比一比不可。”当她再遇到穆念慈时心中有气，逼迫穆念慈立誓绝不嫁给郭靖，这种杞人忧天的做法是一种傻，是天真，是爱，是对一切有可能对自己的爱情构成威胁的人或事都心存戒备与疑虑。有过暗恋经历的人想必有体会：总觉得暗恋对象身边围绕着许多“居心叵测”的爱慕者。其实不然，你之蜜糖，彼之砒霜，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神经过敏导致的错觉。

黄蓉对欧阳克的无情有些残忍。欧阳克对黄蓉从来没有用过见不得人的计谋，更没有对她用过什么心眼和手段，就是这样一个人，黄蓉曾经还做过噩梦梦到欧阳克来杀自己，显然是多虑又多愁。

黄蓉与郭靖在密室里疗伤时，担心傻姑暴露自己和郭靖，动过杀死傻姑的念头。她心里知道傻姑与自己的曲灵风师哥或有

亲属关系，最终因为担心郭靖记恨此事才作罢。郭靖当日为花刺子模满城百姓求情，黄蓉还因认为郭靖爱的是华筝而愤然离去。成年后，做了母亲的黄蓉对于杨康的儿子杨过更是显现出了这方面的问题。黄蓉的这些想法和做法，金庸先生给出的解释是：“她自小受父亲熏陶，甚么仁义道德，正邪是非，全不当作一回事。”细琢磨来，这些想法和做法或许都是基于对人性和危险的理性评估，心窍多的人往往有防患于未然的倾向，常见得很。

郭靖的智慧，并非人人都明白，甚至他自己都未察觉，金庸先生把这个角色的智慧隐藏甚深。郭靖大巧若拙，言辞不圆润漂亮，可谓是“信言不美”。郭靖曾说：“用不着说。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的。”他连“非卿不娶，非君不嫁”这类话语都不会说，他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即佛教所谓“见性明心”。

《老子》中写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有：“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词源》里的解释是：“才智很高而不露锋芒，表面上看好像愚笨。”大智若愚在生活当中的表现是：做人低调，不夸耀、不抬高自己，厚积薄发、宁静致远，有着海纳百川的境界和强者求己的心态。

“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才有万变不穷之妙用”，立业建功，事事都不能取巧，要从实地着脚，郭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沈君山在《浮生再记》一书中讲到，他曾经和金庸先生一致认为围棋高手林海峰是在实际生活中唯一有郭靖的影子的人。林海峰籍贯浙江宁波，师从棋圣吴清源，日本围棋史上最年轻的名人得主。金庸先生认为林海峰具有一代宗师的气象，刚毅木讷，酷似郭靖。

三、翻覆世俗伦理三座山

郭啸天和杨铁心曾给自己未出世的孩子订了娃娃亲，“若是一男一女，那就结为夫妻”。两位父亲交换丘处机赠送的刻有“郭靖”和“杨康”名字的匕首为“文定之礼”。郭靖在蒙古大漠长大，救过华筝，屡立战功，成吉思汗把华筝许配给他，成为“金刀驸马”。彼时，郭靖对于男女之情尚未开窍，对华筝只有兄妹之情，如果他后面没遇到黄蓉，估计也就跟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听从君王和亲长的命令，一步登天，乘龙快婿，洞房花烛。

杨铁心死之前委托丘处机做主，要让义女穆念慈和郭靖结婚。杨铁心这一生原本就够闹心的了，死之前还给下一代留下闹心的事儿。此时的郭靖身为成吉思汗的准女婿，加上父母当年指腹为婚，再加上丘处机和江南六侠的意见，“压力山大”。还有一颗春心已被杨康拨动的穆念慈，也只能暗中撕手帕，恨也不是，怪也不是。

郭靖内心烦乱：“蓉儿对我情深义重，我岂能另娶他人？”再想到还有华筝，真是头大如斗。有过情伤的韩小莹提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色的建设性意见：“男子三妻四妾，也是常事。将来你将这情由告知大汗，一夫二女，两全其美，有何不可？”她的本意是让郭靖既能完成父母的心愿，又尊重了丘处机等人的意见，还不会违逆成吉思汗。谁知也被郭靖否定了：“我不能没有她，

蓉儿也不能没有我。我们两个心里都知道的。”这直接惹恼了以丘处机和柯镇恶为首的“疾恶如仇派”的师长们。在他们眼中，黄蓉是杀死张阿生的凶手梅超风的师妹，“她爹爹是个杀人眨眼的大魔头”，他们万万不能同意这门婚事。郭靖的耿直把矛盾都引到了自己身上，无形中为穆念慈换得了时间和空间（其实也是让穆念慈在情路上越陷越深，错上加错）。

在这个问题上，知父莫过女，黄蓉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亲爹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邂逅洪七公时，洪七公就说郭靖：“你这楞家伙笨头笨脑，你岳父聪明绝顶，恐怕不见得喜欢你罢？”这句话戳痛黄蓉心病，于是央求洪七公指点郭靖一些功夫，她动起了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的情郎找后台的念头。

生活啊，你给我压力，我还你奇迹！历尽一波三折，千辛万苦，郭靖和黄蓉一一扳倒了压在两人头顶上的父母、师长和君王这三座大山，终于修成正果。百转千回、荡气回肠，俩人的爱情或许是文学作品中最为复杂、经历考验最多的爱情了吧，即使是《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头顶上也没有君王这座大山。

郭靖和黄蓉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属于“私订婚姻”。中国古代讲究宗法制度，《诗·齐风·南山》载：“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封建社会主要是家长包办婚姻。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古代，私订终身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正是封建家长制的内涵的延续。尊师重道原本是美德，当卫道士以身份来扼杀人的天性与权利时，便显得格外残酷。郭靖既然受封于成吉思汗，二人便有君臣之礼。黄蓉和郭靖在面对爱情选择时，已从具体的阶级和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具有某种超越性，他们超越了个体与某一个群体甚至多个群体的限定与依附。

除了爱情，郭靖还把对整个社会的关切作为自己的追求，体